5563.9
0418
v.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Opportunity

醒晩遺稿目錄

卷之三

疑

問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樂之本不在於玉帛鍾鼓而苟非玉帛鍾鼓則禮樂其將何所寓而何所施歟

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政何如則必也無訟歟

問子曰不知老之將至又曰甚矣吾衰也不知老之將至則何以知其衰之甚歟

東247986

問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古之聖賢未嘗不事於稼穡而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須者何

問子曰我待價者也然而之陳之蔡席不暖烏在待價歟

問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水皆就下而人或有不善者何歟

問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而後世更無堯舜者何歟

問中庸兼言戒懼愼獨而大學只言愼獨而不言戒懼者何歟

問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然則以古聖賢論之誰爲生知誰爲學知誰爲困知歟

問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鳳圖有無何關於聖道之行不行而及其鳳不至圖不出發此已矣之歎歟

問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身體之中獨舉手足以爲言者何歟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每事問子聞之曰是亦禮也然則是禮在何處歟

問宰我欲短喪子曰汝安則爲之何不直告其不可爲而再言安則爲之者何歟

論

吾從周論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論

以文會友論

表

代希顯堂儒生謝棠軒下士優禮表

代鄉中多士呈營門願留本倅申佐興表

代洛陽書堂學徒呈鄉黨求請表
銘
硯銘
衾枕銘
竹杖銘
巖銘 在龍頭先山冶面刻字未果
卷之四
序
派譜序
同祖稧序

無違稧序
洛史門生稧序
來樂稧序
記
守拙齋記
司馬案記
槐齋記
醒晩齋記
洛陽新亭記
晩樂亭記

司馬稷重刻案記
洛陽遺蹟記
戊午元日感懷畧記
家狀
先考府君家狀

卷之五

雜著
宗稷說
湖隱說
獨樂翁自說

疏稷畧說
送鄭松南歸淸溪新庄
送金芝祜歸林谷
送崔泰涉歸本第
戚參書 永鎰 積善錄賛
鄭進士 官源 回甲贊
祭金晩悟 水泰 文
祠堂重修時安基祝文
自責文
勤怠箴

婚書式

示門生

附錄

醒晚遺稿目錄

醒晚遺稿卷之三

疑

問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樂之本不在於玉帛鍾鼓而苟非玉帛鍾鼓則禮樂其將何所寓而何所施歟程子曰道亦器器亦道道亦器器亦道之義可詳言歟

對鹿鳴詩不云乎承筐是將此言禮以敬爲本而寓之於玉帛也益稷書不云乎下管鼗鼓此言樂以和爲主而施之以鍾鼓也玉帛鍾鼓固是禮樂之器而既有是是亦不可捨之之器也故器寓以道則器亦道也道施於器則道

亦器也者是矣噫玉帛鍾鼓禮樂之器而止耳苟不本之以和敬之道則固不可謂禮樂也然而禮不可徒以敬爲也樂不可徒以和爲也是以敬莫如成湯之聘伊尹而亦必以束帛而寓焉和莫如文王之樂辟雍而亦必以鍾鼓而施焉雖有至敬之道而如無玉帛之器則何以寓其敬乎雖有至和之道而如無鍾鼓之器則何以施其和乎蓋無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有形而下者謂之器也而玉帛鍾鼓有形而下者也恭敬和順無形而上者也則非器道無所寓非道器無所主言器而道在其中言道而器亦隨之是所謂道亦器器亦道之謂也是以聖人所云至禮無形

至樂無聲至和至敬之道也玉帛是將鍾鼓樂之有形有聲之器也故道之和敬禮樂之本也器之玉帛鍾鼓禮樂之末也程子之言該其本末而謂之則抑可謂深得夫子之旨矣

問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政何如則必也無訟歟

對於戲聖人之爲政德以和之威以斷之威德並濟民爭自息訟無可聽矣是以以文王之德之德而虞芮爭息以仲尼之聖之明而爲政三月少正卯乃誅此必也無訟之效驗也蓋訟者爭是非也聽者辨曲直也是非事之本曲

直理之實聽理而臨之以德之明不是不直者無所容其私則曷敢誣罔於明理之庭哉必也理屈者自退而從善民之歸德如水就下而民化俗淳爲政之速如蒲蘆之敏樹者是也然吹萬不齊或有下愚不移方命圮族者則必以威斷之此莫非虞舜之誅四凶而示民也歟古語曰瑤鏡所照魑魅莫逃其情狀太陽初昇螢爝不容其明光是亦爲政之善喻也夫子之所以垂教於萬世者而吾猶人者聖人之所以爲撝謙之辭然是是非非天下之公議也豈有聖人之心異乎衆人之心哉至於必也無訟可以見聖人爲政以德之明異乎衆人之爲政也夫

問于曰不知老之將至又曰甚矣吾衰也不知老之將至則何以知其衰之甚歟

對學之不厭純乎天理之妙故渾忘年光之催道之莫行無復疇昔之夢故自覺志氣之衰何則好學之心不以老而少懈行道之望至於衰而已絕以其好學之心言之則學之已講而猶以不講爲憂德之已修而猶以不修爲憤憂憤焉而飲食可以忘也飲食焉而憂憤可以忘也殊不知文王之百年已迫遲暮之齡自可見武公之九十猶爲長進之年則其曰不知老者此也以其行道之望言之則年耗之歲猶有匡世之志氣力之壯猶有濟民之心晝焉

而三王思以兼之夜焉而周公夢以見矣至于遲暮之歲河圖不出鳳鳥不至而吾道之行已矣周公之夢又從而不復則其曰甚矣吾衰者亦此也然則其所以不知老者以其好學之心不已也其所以知吾衰者以其行道之望已絕也蓋夫子之道德仁義體天道而自强不息則其所以不知老者宜矣聖人之精神血氣與時運而俱衰則其所以知吾衰者亦宜矣其好學之不已而有不知老之訓所以勵學於萬世者也其行道之不能而有吾衰之歎所以順命於當世者也夫

問舜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古之聖賢未嘗不事於

稼穡而樊遲請學稼圃子曰小人哉樊須者何歟

對禹稷嘗躬稼而有天下夫子稱之者爲其職之所當爲也許行欲并耕而治天下孟子斥之者爲其職之不當兼爲也今夫樊遲學聖人也而問之以稼圃則可不淺斥耶噫歷山之耕供子職而已萃野之耕樂其道而已竭力耕田一心事親則職所當然處窮而享千駟不顧則志固可尚何莫非古聖賢隨遇安分之意也哉至於樊遲身遊聖人之門名編於七十子之列則所可問者仁義禮智也所可學者詩書禮樂也乃反而首之以學稼次之以爲圃則此其果虞舜供職之時耶亦果伊尹樂道之地耶其志也

不過爲謀其食而已其意也不過爲役其形而已其志焉而若是之陋其意焉而若是之鄙則其所以斥之以小人者不亦宜乎老農之事非君子之所當也老圃之業非學者之所急也若使樊遲斬於可耕之時則吾夫子不必斥之矣圃於宜圃之時則吾夫子亦不必責之矣當挾席束脩之際而此豈問稼之時乎及函筵摳衣之初而亦豈學圃之日乎然則其志行不過爲小人而已也歟

問子曰我待價者也然之陳之蔡席不暇暖烏在待價歟

對聖人有懷寶迷邦之戒故雖有歷聘之舉而君子無衍

玉求售之心則亦非待價之志耶噫士之處世猶玉之韞櫝也玉必待價而沽士必待禮而行此實夫子所當謝也然行道濟世汲汲之本心畏天憫人眷眷之餘意則之陳之行不可已也之蔡之舉不可止也於陳而無盡禮之君故未嘗久留焉於蔡而無致敬之君故未嘗久淹焉棲棲乎木鐸之循路而非枉道自衒之行也遑遑乎環轍之遍遊而非屈己求售之舉也雖有之陳之事而亦必待其君之盡禮則此非待價而何乎雖有之蔡之行而亦必待其君之致敬則亦非待價而何乎之陳而如無待價之意則必將枉道而從人矣席何以不煖乎之蔡而如無待價之

意則必將屈己而循物矣處何以不久乎之陳而無枉道從人之事則不可謂不待價也之蔡而無衒玉求售之心則亦不可謂不待價也夫

問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水皆就下而人或有不善者何歟

對水能順其性故無不就下而人多失其性故或有不善者矣噫水之就下人之從善其爲性一也然而於水則百川從下萬折必東者以其無牿喪之故也而至於人則不然其本雖善而衆欲攻之其初雖善而百邪害之牿之又牿喪之又喪遂而至於不善則是豈人之性也哉嗟夫人

能性其性如堯舜則豈有不善者乎人能反其性如湯武則豈有不善者乎是知人或有不善者以其不以性爲性而自陷於人欲之致也比於水之性本皆就下而亦或有搏激所使至於過顙在山之境人之所以或有不善者豈不類是也哉

問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而後世更無堯舜者何歟

對仲尼有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皆哉言乎性相近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習相遠也故人不嘗爲堯舜噫同得之理性之者爲堯固有之理明之者爲舜苟能存養孰非

堯舜是以堯之後舜爲堯舜之後禹爲舜以至於成湯文武周孔之聖無非爲堯爲舜之人則向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此也然性雖同得而汩之則非堯善雖固有而亾之則非舜苟非存養孰能爲堯舜是以堯之後無如堯舜之後無如舜以至於禹湯文武周孔之外未聞如堯如舜之人則向所謂人不嘗爲堯舜者此也然則孰不爲堯而人鮮爲堯者以其性之不率也孰不爲舜而人鮮爲舜者以其性之不養也天賦實均無古今之殊而率之者鮮則天下無堯不足怪也人性皆善無前後之異而養之者鮮則後世無舜固由然矣大抵上帝降衷聖非有餘而下民

秉彝衆非不足而義利相反舜跖斯分善惡不同聖狂有異故也語天之性則天下皆堯而非堯者人皆喻利而不喻於義言人之性則後世皆舜而無舜者人皆從惡而不從於善然則世豈無有堯舜者人其無有堯舜者也夫

問中庸兼言戒懼慎獨而大學只言慎獨而不言戒懼者何歟

對中庸之工易失於靜故兼言戒懼大學之工易失於動故單言慎獨矣噫就其成德上而做工夫則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恐有知慎而不知戒故所以兼言之也就其入德中而做工夫則先於明明德作新民止於至善慮有

知戒而不知愼故所以單言之也蓋中庸之工成於涵養之德誠之道也大學之工明於省察之德善之道也誠之者動靜之中無所偏倚則聖人也而兼言戒愼者卽加勉而不已之義矣善之者習於動而未習於靜則賢人也而單言愼者所以勉進而不已之義矣是以子思子之作中庸憂道之甚故所以加勉於已成之學也子曾子之集大學傳道之實故所以勉進於初入之學也夫

問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然則以古聖賢論之誰爲生知誰爲學知誰爲困知歟

對大舜仲尼生知也大禹顏淵學知也曾參季路因知也蓋智仁勇三達德聖學之第一義諦而生知智也學知仁也因知勇也而三德乃舉矣是以言智而述大舜仲尼之德言仁而述顏淵之德言勇而述季路之學者是也然聖人之德具體而不偏於一故智之中有仁勇仁之中有智勇勇之中有智仁矣故生知安行之聖學知利行之聖因知勉行之聖厥初雖分三德及其成德一之於聖也若三德欠一則可乎不智仁勇無所得不仁智勇無所爲不勇智仁無所行孔門之徒三千各得聖人之一體而但具體而微者獨顏子而抑其次者其惟曾子乎

問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鳳圖有無何關於聖道之行不行而及其鳳不至圖不出發此已矣之歎歟若使鳳至圖出則夫子之行道必如伏羲舜文世歟對鳳至圖出乃是聖王之瑞而鳳圖不現則聖王不作矣聖道之行不行豈無關於鳳圖耶噫鳳至于舜文之世圖出於伏羲之世則鳳圖乃是聖世之休徵而聖王不作則鳳圖之不現可知矣鳳圖不現則聖道之不行亦可知矣故顏淵云亾吾道之不行驗於人事周公不夢聖道之不行驗於吾身儀韶之鳳不聞則吾知其聖王之不作矣出河之圖未見則吾知其聖王之不作矣鳳既不至聖王不

作則豈不是顏淵云亟驗於人事者乎圖既不出聖王不作則豈不是周公不夢驗於吾身者乎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聖道不行之歎所以發於鳳不至之日圖兮圖兮何時之晚聖道不行之歎所以發於圖不出之時也乃若鳳至圖出則夫子之行道庶幾致於伏羲舜文之世槩可想矣

問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身體之中獨舉手足以爲言者何歟

對一舉足則百體從焉人所易傷也一舉手則一身繫焉人所易毀也則獨舉手足之義斯可見矣噫父全而生之所難保者足也曾子之所以啓其足是也毋全而養之所

易傷者手也曾子之所以啓其手此也曰口曰目莫非身也而隨處易傷者手也則其所獨舉手可知也其頭其臂皆是體也而動處易毀者足也則其所獨舉足可知也人之所難者重其體也足容重處可見其體之重也人之所難者恭其身也手容恭時可見其身之恭也故足之傷不傷乃是一身之傷不傷啓其足則身不傷而全歸可知也手之毀不毀亦是一體之毀不毀啓其手則體不毀而全歸可知也然則無傷其足而全以歸之則孰不曰免夫乎不毀其手而全以歸之則亦不曰免夫乎保其身以沒爲終而啓其手無傷則示保其身以終可知也全其身以歸

爲免而啓其足不毀則示全其體而終可知也以此推之不足多卞而明若示諸掌也夫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每事問子聞之曰是亦禮也然則是禮在何處歟

對禮主於敬而知而問亦敬也則敬問之道非禮而何乎噫籩豆之事莫大於尊敬而敬以問之者夫子之禮也牲腥之弊莫重於謹愼而愼以問之者夫子之禮也尊敬之事無細無大而問而行之者孰不曰禮乎謹愼之地宜左宜右而問而行之者亦不曰禮乎周旋升降禮莫大於主敬而問之者夫子之禮於斯盡矣瞻拜進退禮莫重於主

敬而問之者夫子之禮於斯至矣俎豆之節有可存焉則每事必問有可而禮固在這裏矣圭璧之奠執事在之則每事必問執事而禮亦在其間矣進叅之節雖或有知而率爾行之於何以見禮貌乎揖讓之時雖或不疑而肆然行之於何以見禮儀乎然則愚以謹謹問之時禮自在其中矣敬訊之上禮必在那邊矣今據入太廟而每事問之亦可想見觀周之日問於老子者亦禮也夫

問宰我欲短喪子曰汝安則爲之何不直告其不可爲而再言安則爲之者何歟

對反辭淺於直辭反責嚴於直責既告以不可爲之故而

繼之以安則爲之者其責之也深矣既發其不忍爲之端而終之以安則爲之者其絶之也嚴矣噫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報喪三年而除猶未盡其哀而宰予之欲斷爲一朞者豈人子之所可安於心哉其不安之心通天下之至情也此宰予者抑獨何心哉故衣錦食肉人心之所不安也聞樂近色人情之所不安也行此而安於心則非人也舉其不安之事而只曰不可爲則其情也直告而已非深絶之也指其必不安之理而但曰必不爲則其言也正責而已非嚴絶之也必也以其所不可爲之事歸之於其可爲然後其所以責之者深矣以其所不忍爲之理

委之於其忍爲然後其所以絶之者嚴矣是故不直告以不可爲而反辭以安爲不直斥以不忍爲而反辭以忍爲則彼宰予者亦人子也以人子而豈獨無人心乎再言安則爲之則不安之心亦必萌於禽獸之心也夫

論

吾從周論

論曰監三代之忠質成百王之制度郁郁其文秩秩其禮則夫子豈無從周之歎何者當春秋之時時王之制不得不從之而欽慕乎盛周之文也景仰乎宗周之制也欲觀夏禮而杞不足徵也欲觀殷禮而宋不足徵也損益者周

禮也詳畧者周文也是故中庸所謂如用之吾從周矣在魯亦曰周禮盡在魯吾捨魯何適矣盖嘗論之周之文者以承夏忠商質之儀文損益者也周之禮者又有武王周公之制作詳畧者是也必誠以慕之故曰吾從周必義以取之故曰吾從周若使夫子得位制作則當損益三代之制度宜詳畧百王之儀文矣從周之誠恆儲於中故曰夢見周公思周之懷每發於外故曰憲章文武噫聖人固當從時王之制亦欲祛流俗之弊若爲君師則行夏之時乘殷之輅自有品節矣又復制作則樂則韶舞必放鄭聲亦有取捨矣然三五彬彬之文質盡在於周三千優優之禮

儀亦在於周則論者雖以爲時王之制不得不從之而吾則必以爲盛周之禮捨己以從之也云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論

論曰臣之事君即子之事親則所求乎忠必求於孝何以言之虞舜以竭力底豫之大孝事堯帝而盡忠之道周公以繼志述事之達孝輔成王而極忠之職則今夫大漢之舉孝廉其非求忠臣之義耶盖嘗論之君親只是一體忠孝亦是一理是以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者忠於君者無不孝於親者孝爲百行之源況移於事君之忱乎孝乃萬善之本矧推於輔君之衷乎六行之以孝爲首勸其爲忠

之道也八刑之以不孝爲先過其不忠之忠也孝之理主於仁忠之理發於義則未有仁而遺其親者義而後其君者也孝之德本於順忠之道主於敬則未有順而忤其親者敬而逆其君者也孝悌行於家而後忠義及於國孝友修於身而後忠直施於政則欲求忠臣而不必孝子之門者未知其本也得見孝子而不能忠臣之薦者不知其源也然則韋彪之奏議可不爲求忠之一大龜鑑耶嗟夫未有不孝而能忠君者未有不忠而能孝親者故陳湯有不奔之罪而不能盡其節焉溫嶠有絕裾之失而不能竭其義焉先之孝行爲求忠之門矣後之孝聞無效忠之路矣

王祥之躍鯉董承之感虎宰相無舉之者邵南之漁樵江革之採拾刺使無薦之者雖有其孝而無由進君則焉用其忠乎世之小孝子乏忠臣者苟由孝行之不衰忠節之不獎而然歟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論

論曰以言乎智者之體段則莫如水故曰樂水以言乎仁者之體段則莫如山故曰樂山何以言之曾點之願浴乎沂水之上與冠者童子詠而歸者可見其智者之氣像也樊遲之從遊於雩山之下以崇德辨惑御而問者亦見其仁者之儀容也然則此非兼仁智而言乃各就其一體而

言也盖嘗論之智者達於事理周流無滯有似乎水之動而不息者也仁者安於義理重厚不遷亦類乎山之靜而有常者也是以以若大聖人則兼總智動仁靜之體用故謂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河流而稱水哉又如亞聖人則通達水流山立之理故曰源流混混不舍晝夜牛山濯濯不是山性俱是滾得智者仁者之兼樂矣噫天地之間至廣者莫如水也至高者莫如山也水之千萬頃而洶湧無涯智者得其體而樂其理山之千萬丈而磅礴不移仁者得其體而樂其理然則惟智仁者之爲樂而樂莫樂兮山水之間復有何樂及此後世之耽山水之美者不爲不多而

不究理體而徒愛景光則不幾乎白香山之青山綠水中喜爲風月主人者歐內翰之登山臨水竟日忘歸者矣所謂聖人之智者仁者之樂豈非山水之動靜體段耶

以文會友論

論曰文以講習故致知友以輔導故成仁何者文莫如辟雍之文而冠帶縉紳之人億萬環橋門而觀聽豈非郁郁乎其文也友莫如孔門之友而升堂入室之徒三千自遠方而來學亦非愚愚而其友乎貫道者文也輔仁者友也是以文不講究則無以成吾道之一貫矣友不切磋則無以致斯仁之三益矣盖嘗論之宵懸繒帷曉闢絳帳講而

又講習而又習以成玖知之交芝蘭同香松栢相悅切而又切偲而又偲以成輔仁之友文有古文今文友有益友損友文勝文彬文郁成於切磋琢磨之日友直友諒友聞擇於槐柳蓬蔴之塲是故文不可以無友友不可以無文文以會友友以講文噫今世之文但以尋章摘句吟風詠月爲文而不文於古文今人之友徒以抱琴歌唱舉酒酣談爲友而不友於益友是可謂文乎若夫吠驢鳴矣是可謂友乎亦朝聚而暮散矣然則學辟雍之文得孔門之友然後可謂文可謂友也夫

表

代希顯堂儒生謝棠軒下士優禮表

日斯邁月斯征愧乏古人瓊琚之大放文以會德以醉獵荷今夕管絃之遨遊與衆樂之受賜多矣伏念生等才蔑繡虎志拙黔驢湖州之庠舍不容幸際文學教授武城之絃歌猶作精講飲射禮儀顧茲華門中寒流荷今陳榻上清致索佳句於花溪雨灞橋雪政切杜工部孟學士之苦吟耽勝狀於西湖月東山春徒羨蘇翰林謝太傅之盛事妍媸莫逃於藻鑑幸蒙十五日一評雲泥迥隔於棠軒雖期廿三人同樂迨當階前面試之舉爰有料外心貺之恩六七言藻華纔成聊定鳳臺鶴樓敵手棋局三百柄蒲葵

均布且兼龍香毛穎相資文房圓冠方領齊會於館中既
承國子監蒋誨名山麗水留約於雪後敢擬龍門賞厨傳
不圖與三物之時特侈瞰一日之飲共叅十五分以上咸
頌大過於望焉匝坐一兩行其中且喜同人而樂只作浪
仙敲椎字奇格久惱騷人詩思追洛社貞率會遺風莫非
太平氣像其賜也不啻寶金玉茲遊之相與藉盃盤序屬
天中佳節此日此時人共得繪傳人間盛會一觴一詠世
所希鏡湖月三四勝遊奚專美於古刺使雅趣蘭亭人十
六同禊幸復睹於今巡相虛衿曷不休哉猗歟盛矣伏惟
巡相閣下豐西古府節下新治宣巡化而來邇遐五十州

儒風丕闡敦庠學而絕今古千百年師道攸存

代鄉申多士呈營門願留本府申佐熙表

太守爲士民之本不可數動搖居官至子孫之長所以常治邈必須久在其職惟乃克成厥功燉煌後庭之歌更願留以五歲潁川遮路之請乞復借以一年惟茲我侯盡心奉公視民如子志弘濟於庇廈溫溫申諭莫非德音政施仁於下車孜孜寅夕自是謠頌晨夜檢察各里標記捃摭他誤訛凡案收納胥吏簿書查正其舞弄於是民實感患由此吏莫售奸救民未嘗憚勞自官另加賑恤捐廩四五處賴無莩於翳桑分餉十六坊安有轉於丘壑可謂洪皓

慈佛便同活青飢民其他訟理政平已騰南州之聲譽至若性廉行直復睹西京之循良顧茲松汝之一區僻在湖海之遐表自來地瀉潮溢杼柚空虛頻遭水澇旱乾閭里蕭索號爲弊邑秖承吏銓之勿拘常資勢猶宿疴久望醫師之輒投良劑幸荷皇穹之眷顧猥蒙福星之照臨方切來暮之歌爭祝宋留相之歸無遽舉仰徯蘇之望竚期漢良吏之超不遷伏惟巡相閤下淸朝舊班宣化南州勸懲善惡自是心法上做來黝陟幽明恆在掌握中施措識得其勢若嬰兒之纔遇乳母吮未及甘察見其情如枯苗之不得惠霖沾不救渴轉達九重楓陛願加六年岱期遂使

二八坊生靈獲睹千一會樂歲

代洛陽書堂學徒呈鄉黨求請表

隣里慶相賀患相恤克軫急人之謀鄉邦家有塾黨有庠
盍圖奬舉之義冀蒙惠賜稍益進修竊惟茲鄉仁爲攸處
若昔尹太傅河叅政與吾祖列三台而結社文不乏世挽
近吳沙湖姜松菴以斯道蔚百代而峻望竊念先哲成功
之休實賴君子出義之助資一月俸入學夙仰郭有道之
風受百緡金索遊竟取孫秀才之業陳拾螢於破榻選富
翁六禮之筵韓歌熊於下山待漂母一飯之德顧茲蓬蓽
殘戶爰是樗櫟散才入而孝出而恭粗知餘力則學之訓

公以詩夏以禮叨承先王造士之規天性不廢魯諸儒課
工縱有誦絃歌一生業地名相孚蘇季子居宅奈乏負郭
田二頃土擬刱隸業之方嗟無辦賚之畫耕也學也庶免
牛馬同槨之譏息焉遊焉不過鷦鷯一枝之譏傷哉世貧
與道謀而是用不究猶歟俗美待衆力之互相與資迺爲
述蛾之藉用遂請鳩財於鄉黨山川鬱蒼於四郊曾同風
土之恒習桑梓連翠於十里亦多雨露之滋濡斗粟可舍
孰非兄弟浴池之義細流不擇竟有河海流溟之期以惠
日後來裔之講資可知無窮之修德亦異方外疵邱之乞
救是謂相應之同聲伏惟僉尊庶監陳辭無用趨視自慚

手赤不覺顏騂矣士斯分永脩福田之因果惠波攸及俾
致詞源之盈科

銘

硯銘

歲在庚戌爰獲寶硯授爾駒兒我心眷眷豈謂些哉石友
是彥處同文房敏工不倦沉默溫潤德容可見重厚平直
志行內揀受納虛涵君子體面衆善備具一無可選友忝
三益輔仁以徧克念爾祖受戚莫變

衾枕銘

是歲辛亥衾枕新得曾孫有慶孝爲乃識新婦念我可見

惘惘被之枕之安閒偃息司馬友篤公孫詠飾吾獨曰否
須以家則是兒是婦子孫不億世世趾美遵此矜式

竹杖銘

稟霜雪之貞節抱君子之令名扶此希夷之老勿畏岨崍
之程引我以周道之步禁我以捷徑之行我脚踏實賴爾
有成

巖銘 在龍頭先山治面刻字未果

截彼龍岡巖巖纍石虎踞龍蹲補挾山脉崇華名物運來
何昔莫記其年滄桑屢碧昔吾先祖明堂斯闢禴火綿綿
神其降格春露秋霜徊徨怵惕子孫其昌家聲赫赫行人

必式指點嗟惜樵牧相戒蒼蒼松栢玉質金姿磨琢潤澤
大書刻字昭示千百

醒晚遺稿卷之三

醒晚遺稿卷之四

序

派譜序

古者聖人之制禮也自父祖以下分以爲從堂四世而緦五世而袒免以外則稱族稱宗者自親而漸疎故也故蘇老泉只譜四世而止者此也惟我庚之得姓其來久矣自周漢晉梁道德文章忠孝節行指不勝屈布在方冊照人耳目不須詳矣逮于勝朝以開國元勳封太師謚忠節公諱黔弼始爲上祖四傳而至安貞公諱祿崇剛直公清位登台輔自平山受封茂松君子孫因以爲貫自後銀青金

紫桓圭冠冕項背相望至于　本朝哲賢碩德蓮榜蔭職代不乏人事實已載於三次譜牒與序跋不必疊床矣當此邦家屋社之日述先裕后莫此爲修譜之先務也故乃與湖南諸宗詢謀僉同自判事公以下合爲派譜分爲三册以其代近而情熟財簡而事完故也凡我同譜諸宗毋恨修譜之不廣一以修身爲本上以顯祖宗之忠孝節行下以訓子孫之敦睦厚風焉今去庚寅修譜時殆將三十年于茲矣吾先府君幹蠱是事一張遺序手澤尚新嗚呼惜哉今不肖亦叅剞劂之席僉宗屬余俾置一言於弁卷云不敢以不文辭遂以省畧撮要而謹識

同祖稷序

世之有稷蓋古也稷何爲者講其信而然也財何爲者道其利而然也然則稷與財兩遭也不爲誠心竭力其可得乎蘭亭修稷羣賢畢至少長咸集美則美矣不過當世風流也洛陽甲會耆耇聯袂歌妓相携華則華矣秖爲一時盛事也是皆叙懷暢情之事有非述先裕后之道也今按五從昆季爲聚若干財以設此稷者誠欲圖報先祖考字拙齋公德澤之萬一也公之於爾曹也自離母懷抱之負之惟恐墜地禁其遊戲惟恐受傷節其飲食惟恐生恙其德果何如哉至于入學先自小學灑掃之節以至大學修

齊之道一一教訓至老不倦期望成就其功又何如哉寔此栩舉其豈徒然與之式好兄弟敦睦宗族又其繁殖財穀廣置位土忌辰與墓祀牲肥酒香孝祀苾芬祖考來格神其醉止降爾百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永言孝思則此非乃父之願爾等之誠乎盍各勉旃

無違稷序

日有一書生袖一冊子而謁余曰願賜一言以弁卷叩之乃與五六同志爲親設稷而所以重其義而名其案盍爲我圖之余作而歛衽曰子可謂能子者矣無乃誠孝之根於天而所由發者耶人生斯世事孰爲大事親爲大事親

之節在養生而亦在送終矣故孔子答孟懿子曰無違無違者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也今子之發此心設此稷者在堂供甘旨送終盡其禮節祭祀極其誠敬以盡其事親之道也以子之妙齡雅勑有此慮遠而圖深者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吾所以又望於子者遠矣遂欲無言其又可得乎遂書而歸之顧名思義愼終如始則子可謂孝子哉

洛史門生稷序

師生之義厥由舊矣曰父生之師教之事之如一尊莫重而誼莫厚焉一日余過洛史門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濟濟

焉蹌蹌焉蔚有立雪坐春之儀容焉余叩之則僉曰師門之訓愈久而終不可諼故合設一楔圖報萬一云余作而起敬曰前修所重之事諸君朔之不勝欽歎蓋洛史翁吾家醴泉之源靈芝之根也屢世德行文章聳動京鄉爲當世師表翁以家庭之學遂成眞儒蓋多得於從王考進士公之濡染與從叔父守拙齋公之教導也以學不厭教不倦爲己任爲鄉黨所式而亦爲士林所仰焉雄詞健筆多出其門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矣幸與之同氣相求敦其義而講其信則是爲吾黨之榮而亦爲斯文之幸盍各勉旃余雖昏耄於此竊有與感而畧敘梗槩如右

來樂稧序

人之有五倫也朋友居一焉故有以友而輔仁者取人而爲善者相善之道莫過於朋友者也曰有一斯文柚一冊踵門而屬余曰乃與同志十數人春以合秋以會以講朋友有信之義故名其案曰來樂云則此不可無一言而識之余作而對曰旨哉子之言樂哉稧之號此非孔夫子所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之意耶然則惟吾之善及於一鄉則一鄉之士必有取友而來者子之仁聞於四方則四方之士亦有爲朋而來者自近者悅吾之善而來則吾心之樂爲如何也自遠者聞子之仁而來則子心之樂復

如何哉然則聖人之言眞不我欺也夫春以闢擇勝之亭
徜徉乎杖屨秋以開安樂之窩雍容乎衿佩德行之如顏
閔文學之如游夏卯須我友前呼後應旣醉以酒亦飽以
德優優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何樂可以及此惟願諸
君顧名思義永修此稷以樂其樂焉

記

守拙齋記

拙者巧之對而每有相反者也故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
仁周子曰天下拙刑政徹上順下安凡今之人專好其機
巧黠慧者多矣抑不知其勞心用智之爲自害也耶盖吾

先君自在髫齔至于期耄不失遂初清儉自持德有餘而才不伐猶寧爲而巧不悅事親至孝生事葬祭一遵禮制教子義方以孝悌忠信爲準則至若浮靡侈華嚴呵禁斷曰勤儉節約是爲揭之本領而捨本而末治者否矣奢麗媚諛是爲巧之飾美而徒飾而末害者有矣於此二者知其取捨則得庶幾云耳丁寧遺訓猶有存茲每以述先業開後學爲己任遠近學者擁衣盈門諄諄然誨導之不厭而亦不倦也至若陋巷簞瓢人不堪其憂而乃處之裕如也緼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長床短案惟有經傳之鱗堆通晝竟夕精究性理之毫纖平居一語一默一動一

靜若豐於內而掬於外乃渾渾然天成也嗚呼先君在世時以此二字揭于齋壁兼以四韻詩以足其下不肖子以蒙昧無知初未得深覺其義而每語人曰惟吾先君生稟粹異才德蘊抱臨事敏達施物豐厚而號之以拙者何也竊惟以若顏曾之聖賢每有愚魯之自處也則是皆出於仁人君子之撝謙底稱辭也是以爲之無惑焉嗚呼先君觀化後九年春仰見扁額煌煌如新如新之痛其何堪抑敢搆拙辭而泣血謹記

司馬案記

易曰泰往則否來剝盡則復還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也盖我朝日鮮明之國承羅麗草昧之後受天之命闢人之文聖德隆盛治教休明始設取士秀吉之制鄉以試之國以會之三年一大比攷其賢者能者以進於國庠需爲文治之備員詩云濟濟多士邦國以寧者是也於是榜其名於館閣曰司馬榜者盖取升諸司馬而進士之義也自是龍附鳳遝麟圖龜鑑布列于朝廷對揚王休五百年文明之治至矣天下咸稱小中華者實由於此也惟茲松沙一邑素稱文獻之方而蓮榜之俊又項背相望或歷銓臺閣或秉軸文衡可謂湖南之右鄉次第書其名而成編號曰司馬案者其來久矣當此國家屋厘鄰號沿革之後本

齋鞠爲茂草案櫃拋在笥篋余始聞之風泉之淚去羊之歎痛切于中乃命子侄輩奉案以還藏之家塾矣後數年春進士鄭官源乃與生進子孫合謀登印以新舊案二帙合成一冊於是前修之實蹟懿行豐功偉烈怳然若睹今日事此豈非恭往則否來剝盡則復還之理歟可知不遠復時交泰乎請余一言以爲記實余以非其人非其文況又昏耄何敢容喙固辭不獲僅搆拙辭以書

槐齋記

凡世之人多以良田廣宅侈祿崇秩以遺子孫者而不茂世而隳其業者何哉蓋貽之以富貴驕逸怠惰放荒者此

也郡之南未一舍地小山三面呀然南折中有閭里櫛比而桑梓古巷槐柳成行鄭李兩家世卜于此與之若元白相隣而朱陳並居者也俗尚勤儉人稟淳朴衣冠文物頗有洙鄒之風焉十數年前兩門長老詢謀僉同結構小齋以爲子孫隸業之所壇上文杏遠接尼聖之餘枝庭畔老槐長垂王氏之遺蔭堂高而室敞夏凉而冬溫少長咸集冠童畢至春絃夏誦朝吟暮讀郁郁乎文在於茲是父而有是子如荀氏之八龍難兄而有難弟如薛氏之三鳳無非屬目之琳瑯也升斯堂而攻斯業者讀書當如李公擇隸書必如鄭廣文則此齋之有名於世實不下於古之山

房與慈恩寺矣奚爲汲汲於良田廣宅侈祿崇秩之營謀哉余於茲方追逐雲龍頗得講磨麗澤之益竊有興感焉此不可以不文含默故畧舉其實而記之

醒晩齋記

蓋天地萬物皆有醒醉早晩天氣早晨時滄江驚歲晩天時之早晩也江南之醉鄉栗里之醒石地理之有醉有醒也灼灼園花遲遲澗松草木之早晩也至於人亦豈無有早晩乎伊尹以天民之先覺覺斯民之未覺仲尼以生知之聖晩而喜易有假我數年之歎此亦人之早晩也然則天地萬物有早晩皆理之所不能無而人於其間有靈覺

之心聚非而今是朝悔而暮改者是已但任其自然之早晚者草木無情之物也何足貴哉余生其衰季質且朴愚少習舉業未諳修身齊家之道長憂世道全乏輔國濟民之術環顧一生有何所事爲學不辨魚魯於農不知菽麥年費六旬如終日昏昏醉夢間之人浪度居諸虛費絲粟以至晚暮當此王社既屋滄桑變海之日幡然覺悟恍如酒國之醉醒昏衢之夢醒也然昔濂伯玉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乃至六十而化屈大夫獨醒於舉醉之世猶有長年之願而今余則七旬餘境桑榆之景已暮晻曖之色將昏即欲掘醪揚波欲寡其過將復何及此醒晚二字晚暮

所得施之無事付之無處故乃於竹畝之下藥圃之上別起小齋而揭其楣聊以自省

洛陽新亭記

古洛陽天下之中而山河之壯麗人物之府庫自古屢設王基至于聖宋哲賢碩德鍾生于此眞天地間好風水也昔我九代祖考監察洛窩公當丙子亂募義赴難聞南漢之報痛哭而歸始刱基于此逍遙乎山水之間吟弄乎風月之中號之以洛陽者盖取諸念洛城之舊都慕洛閩之正學之義也至今粗保家戶僅守文獻此莫非洛窩公之遺風餘蔭也歲丁未春里中老少詢謀協同乃於洞口仍

作小亭二間背岡而面野遠吞山光平挹溪水水竹清灑爰有東都之風閭里櫛比特擅南涯之美勸課農桑各安其業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衢謠壤歌互答昇平於烟月之中此亭之大觀也至於暇日屐笻登臨忘歸莫非聘騁馳心於景物界也訪花柳而過川隨樹陰而陟岡對秋月而飲觴掬冬雪而烹茶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者也農人告余春及幡然而起戴篁冠荷鍤而過園翁溪友相與之揖下執其手而上曰此亭之告功在於不日今以落成式齊會而詩所謂我有旨酒以速嘉賓是也舉豐觶酌大白而請余一言俾生亭顏之光輝云余

作而對曰亭之名何居豐樂爲之可乎亭之遊何在耆英會之可乎古文云歲仍泰和耆艾歌詠以此亭之謂也雖欲無言其又可得乎畧舉亭之狀遊之實而記之如右

晚樂亭記

凡人之欲無窮縱其欲則耳之於聲也目之於色也口之於味也身之於逸也稱此而求之天下猶爲不足至於宮室樓亭之美亦然可使制其欲而樂其心則桑戶蓬樞蓽門圭竇自知其足而安其身而樂其心焉故孟子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不爲顏子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然則君子富貴貧賤素其位而行焉無分外

之欲也時維肇夏掃除庭畔經始小亭構木爲棟椽枝爲椽誅茅蔽天刳竹爲席大索長繩只用幾把不謀於匠氏無賞功之費不招其土工無巧鏝之勞不日而告功可謂有巢氏之遺法不待王錄事之所寄草堂財而亭成於是乃攝衣以上環顧睥睨起居偃仰四方之風景一寓目而盡得之乃與二三子舉匏樽於亭上快飲三四椀醉興陶陶舉雪帛霞箋於案上一筆揮灑繼吟三蘇文數篇更唱五言城一絕迺至身困神疲借枕一眠形骸俱忘居無何推枕以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第見溪山之外烟雲竹樹而已而已夕陽在山禽聲上下即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

而禽鳥知樹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余遊而不知吾心之樂也傳曰血氣既衰戒之在欲戒何爲之晚也又曰知足常之足足可謂之樂也樂吾樂兮何嘗得之晚也是以合而名之曰晚樂亭

司馬稷重刱案記

盖古儒賢李石灘柳眉巖兩先生乙來守是邦而設學校興儒化得一變而至於魯矣上下數百載之間哲賢碩德項背相望龍額蓮榜多出於茲鄉於戲休哉邑之有齋曰司馬齋齋之有案曰司馬案厥由久矣以其新進進士尺直休居而奬勵後學之所也先進進士氏名記載而備考

後覽之資也然則此齋之永保此案之遵守苟非殖財修
稷之道其可得乎乃與生進家後裔爲聚若干財合爲設
稷以之講信殖利而買置畓土若干斗落歲入歲出而多
少補用於齋中經費而已是皆先進之殫心竭力而遠慮
深圖者也顧不重事歟噫挽近以來國祚已去科程亦廢
忍何言哉所謂司馬齋財產僅同笆籬邊物故乃與之合
議斥賣畓土畧數千金也本案印出費若干補用而餘額
雖不過幾許而亦莫之歸諸烏有故復以零金續修此稷
重講舊義之意詢謀僉同則是亦存羊之一大義也惟願
僉君子協心同力仍舊而維新則是爲吾黨之幸甚斯文

之幸甚收議幹是事者其誰也前太學士鄭官源也請余一言於弁卷固辭不獲畧叙顛末而記之其爲司馬后孫者覽之必有摩挲而感唏者矣

洛陽遺蹟記

松沙之南樞山一峯屹立背窩面坎行六七里而平岡彎回西之陰東之陽幽闢一區土膴而泉甘林深而澗潔頗有衡泌之趣有明萬曆間茂松后人諱仁基以學行薦司果世居於元松坊三台里當壬辰亂遂移居于西距五里程月峯山下僅避兵燹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以孝悌忠信爲家訓淳淳有古君子風世稱月峯處士有子諱泳龍

號洛窩承襲家庭文章德行渾然天成當丙子亂募義舉
罄出家僮而偏伍傾財庫而調餉赴淸州聞南漢之報痛
哭以歸遂移居于此卽崇禎十年丁丑也自玆遯世無憫
講究乎斯文淵源乎吾道溯濂洛之正學望漢陽之王城
乃取諸洛之一字陽之一字合以名其所居曰洛陽以寓
慕聖忠君之深意焉地名相乎乎蘇季子故居爰有負郭
田數三頃人物無愧乎邵康節高風完睹行樂窩十二處
洛窩公有二男長諱翎號龍溪濡染庭訓學識絕倫以述
先裕后爲已任累世先阡卜吉而妥安庸垂源源香火之
奉前後坪若干田畓立官案而衿得於來後有如范氏之

置義庄於姑蘇也曷不懿哉次諱翩號秋峯孝行卓異遭外內艱六年廬墓師事尤菴宋先生屢得師門奬詡　孝廟丁酉中成均進士世稱秋峯先生自後文章德行蓮榜蔭職代不乏人以爲湖南望族此莫非洛窩公之遺風餘教也噫行者指點必式先人杖屨之所歷歷街童刃剪相戒古邱桑梓之樹蒼蒼若雲若仍徊徨怵惕追感之心油然而生竊恐吾家舊蹟愈久而愈泯故畧敘其概以示來許以圖不朽而述之者龍溪公之八世孫一鉉也

戊午元日感懷畧記

去戊午卽余委禽之年也追憶往事涕淚交迸當其時也

兩堂春秋姑未邵隆予小子兄弟俱以著髮趨繞膝下意
愛隆高可謂鳧藻弄戲一家永肥舞彩之慶塤篪之樂津
津有餘矣嗚呼先府君之於予小子教以義方淳淳然誨
誘至老彌篤雖爲矇矓寧不知感銘于心也不肖之粗解
文字莫非先君之誠力攸到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自其
有室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善事舅姑誠奉祭祀以禮夫黨
食貧數十年無戚戚之容人以謂眞鴻妻也只有三男一
女偕居二十六年癸未春遽作幽明之別何其天緣之短
也嗚呼悲哉顧今六十年間兩堂已歸窀穸舍弟夫婦亦
已俱逝長子次女又爲見背固知積殃在躬獲戾既多而

私心慟寃自不能已已古語曰仁者壽如吾不仁者壽至八旬雖諶者天今當回婚之年憾愴之心有倍平昔亦不可堪抑故臨紙揮淚不知所云

家狀

先考府君家狀

府君諱喜禎字致範號守拙齋其先平山人高麗開國元勳太師忠節公諱黔弼玄孫諱祿崇尚書左僕射太子少保參知政事謚安貞受封茂松君因貫其封焉入　本朝有諱順道號學峯文科行觀察使藝文館直提學兵吏曹判書傳七世有諱泳龍號洛窩文章德行渾然天成當丙

子建奴之變募義赴難聞南漢之報遂痛哭而還謝絶舉
業以述先裕后爲已任世稱洛窩先生後乙亥八褒啓
贈司憲府監察於府君爲八世祖也高祖諱邦億曾祖諱
漸祖諱以樞考諱宅烈號龍菴有邃學篤行姚昌寧曺氏
士人聖澤其考也甚有婦德以癸未九月二十四日　時
舉府君於茂長洛陽里舊第天稟魁偉英特德性沉靜詳
審八歲受學於從父龍岡公門才慧穎悟文理驟進不煩
教督稍長詞翰如流拔萃乎同列龍岡公常稱曰吾家繼
承文名者必此兒也事親至孝定省之節滌瀡之供極盡
誠敬己酉冬親候以時溽熱氣方熾府君暫不離側抱扶

號哭夜則焚香祝天願以身代晝則百方救藥侍湯進供竟至危劇血指灌口以延三日及其丁憂哀痛號泣幾至滅性初終喪葬一遵禮制甲寅又遭內艱哀痛尤極執禮一如前喪以奉先思孝爲平生事業每月朔望謁廟省墳雖祈寒暑雨不廢而亦不勞焉乃於洛之南竹畝之下營一書室扁之以守拙齋講究乎斯文淵源乎吾道頗有君子長德之風遠近學者擐衣盈門庠舍不能容乃處之泰如也當時宏詞健筆多出門下常眷眷於孝悌德行而文章猶其餘事平居動靜語默勤若儉儉若拙浮靡侈華之態阿媚飾悅之容絕不接近屹有壁立萬仞底氣像或於

鄉中官民間公事有衆論不一而日中不決者府君以堂
堂正言舉理分析衆論乃息成侯大丞洪侯鍾觀每歎桂
而起敬曰某之正言至論聞之令人如撥蒙飲清云矣處
鄉也恂恂如居家也斬斬如亟爲士林之推仰而亦爲鄉
邦之矜式焉以刺史之不能薦而天子之不聞名歟終老
林樊時論惜之以甲午十一月二十五日考終于正寢享
年七十有二嗚呼痛矣以十二月四日葬于龍頭先山下
後戊午冬移窆于五山面鶴山村後大書堂洞先塋下負
乾原配蔚山金氏士人普澤女閨範備至有女士行先府
君十八年丁丑三月二日卒合祔公墓有二男長卽不肖

一鉉娶清道金以淀女次政鉉娶光山金永豐女出系再從父喜儉后曰東圭曰東箕曰東翼長房出曰東煥曰東植次房出孫曾以下凡若干人嗚呼府君天姿純粹志行嚴正述先志之未遑貽裕謨於后昆發前聖之淺奧牖斯道於來學不肖子趍庭已久恒切觀感而嘉言善行猶恐愈久而愈泯故畧舉其實而以俟後之立言君子裁擇而發揮之云

醒晚遺稿卷之四

醒晚遺稿卷之五

雜著

宗契說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朱子曰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聖人之言至矣盡矣惟我庚之得姓其來久矣自判書公以下十六世嫡統專在於余不肖負荷是重竊以爲必敬必愼者也累世墳墓香火之節寢廟粢盛之舉苟或成禮而盡善則未矣嗚呼昔我先府君嘗慨然于斯乃與諸宗族語及享祀節次方畧而詢謀僉同鳩聚若干財以爲設契而名之曰宗契盖其名之重而義之深也大抵根

不得培土而未有葉茂而枝達者也水不得活源而未有流淺而派遠者也夫物之猶然而可以人而不有報本之萬一乎寔此拙舉實爲述先裕后之一模範也有能繼志而眷眷乎此克念克勤篤初而有終則可得倉廩實而知禮節之概畧矣然則墓祀祠享忌辰節薦牲幣是豐芬苾是香瑣珉煥郁用表墓道齋閣輪煥以寓瞻慕能使照人耳目而爲世砥礪者也吾祖在天之靈其肯曰予有后而降爾百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此豈非培根之木活源之水耶盍各勉旃古語曰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庶可今得成立之難恐或後有覆墜之易爲難豈難爲

易最易顧守其難勿陷其易言之痛淺宜以刻銘於是乎書以備來裔之觀感

潮隱說

隱豈願乎哉乃時使之然也古有節義廉介之士不合時君而奪退者凡幾人哉曾於嚴諫議之隱於桐瀨陶貞節之還於彭澤槩可想矣顧今世之爲縉紳者乃知時事之如此而徒役役於干祿不能脫出以灘頭暮竿終是待魚而不歸不亦愚乎吾鄉有前主事曹明承夙抱經綸之才以扶國濟世爲己任早遊京師名宰碩輔爭相傾盖而許交焉官至六品位不稱德粤在庚子奸軌不臣之賊侵擾

嶺湖肅驚　天聽自　上特降　詔勑曰在逃奸連罪人捕捉勘處然後即上啓事特除暗行巡撫使即日登程之處分以之奉　命下來慕徒汚吏之類舉大小而打盡一網以至咸服歸順而廓清嶺湖二方於是國家榮之民堵安之于斯時也自　上又有純嬪承后之舉附勢營利之輩互相朋結期欲圖之雖以喬木世家洪公巨卿猶未免俯首恬視而惟明承乃與同志四五人堂堂竪赤幟於萬死之地抗疏叫閽乃得　上忤轉囚禁獄嚴鞫苛刑幾至絶命猥荷東宮之諫救蒙宥放還天道賴是而得正坤宮賴是而得位庶無愧於　肅廟朝敬事矣自是以後知國

勢之難扶時運之不再遂投紱南歸公鄉知舊知其不可挽而送餞者車數百兩金判書聲根挽車執手曰子將隱矣爲之錫號以龍白書湖隱二字與四韻詩以贈之曰以子之才不遇於時不得於君筮湖南之僻處終老林泉豈不慨然而惜哉遂歸卧鄉里與農老樵叟比肩執手徜徉乎烟霞泉石之間古人所謂紫綬金章盡脫去便是人間一野夫之類者此也肖子秉汶遊於門下已有年矣謁余以叙其事俾圖不朽於百世累辭不獲畧舉其槩而記之如此後之立言君子可供爲記實之文而毋或有杜撰之譏也歟

獨樂翁自說

樂者以獨樂之非樂而與衆樂之謂樂也故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孟子曰獨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此皆人情之所同然者也然翁之獨樂有倍於人之衆樂何也翁年今至七旬有二外稀故舊尋訪之親內有兒孫尊敬之嚴終日默坐四顧無人便同不居士銅佛陀也乃與天君合謀畫成破寂之一計於是搜出古藏塵篋冊子數百卷前經後傳左史右圖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之奇法詩之正葩兀坐其中朝吟暮誦卷中古聖賢恍然若尊師而儼臨丌上遺風餘韻嘉言善行猶有存茲可以師爾師之

可以友而友之及其感發性情一唱一詠亦足以暢叙幽寂之懷乃信手拈韻或五七言或四六文顧吾雕虫小技雖不合錦繡之文至於消遣自了未有優劣存焉隱几聘眸烟霞泉石無非吾有自此吾身不孤而有隣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其樂在其中陶陶焉怡怡焉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如斯耶吾知此樂非朋來之樂又非衆樂樂之樂也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樂故自號曰獨樂翁

疏稧畧說

傳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又曰承其祖武此皆仁人孝子之事吾何敢言然今此重修舊稧而新刱者不忘吾

先王考與諸族大夫之眷眷乎忠厚之義也蓋此疏稧者在中古吾鄉士林之所共設起而上自邦國下至鄉黨如有亂臣之謀覆社稷異端之侵侮聖道則即與之舉義而聲討以備不虞之一大方畧也故春以合秋以會講其義而信其盟曷不重事歟噫自庚戌以後邦家屋社彝倫斁傷此稧之条約隨亦解弛不無齟齬之歎僉曰與其有而矛看之惹起曷若無而義理之遵守也若干稧中財產多小分秩於各門中而吾門所受若干金也乃與門彥會議曰蓋此稧財寔吾先人之所以爲國奉公闢異扶正之深慮遠圖者也曷敢以輕忽而虛費耶當復續舊稧而講信

殖利第待邦運再祚吾道復明之日或於是子是孫中苟有忠吾君扶吾道者可得補助之萬一云僉曰唯唯然則自今以後凡我同稧之人無有緯繣協心戮力極趾先美是所顒望焉遂書而誌之

送鄭松南歸清溪新庄

仕宦至二品行樂擬三公君上寵愛之公卿交遊之自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想望其風彩一朝決然捨去歸卧故鄉者古今有幾人哉昔疏廣貴爲太傅而知足知止休退鄉里與宗族故舊宴饗而樂餘年錢若水位至樞密而勇退於急流中人以謂去神仙不遠此二人者當時之所榮而

今人之爲崇慕者也吾鄉有前營將鄭明源才德夙就文翰如流早擬干城之材年未弱冠投筆登第南闈北營次第履歷年過五旬位至二品立身揚名可謂極矣一朝決然解紱歸鄉與宗族故舊共享宴樂此豈非知足知止耶矧今風浪插耳耳不忍聞冰炭屬目目不忍睹環顧睥睨將安適歸乃謀於匠氏結數椽於水聲岳色之中滿世毀譽了不相關以獵鶴爲鄰以麋鹿爲羣松風蘿月露皓頂而逍遙桂沚蘭汀安賁趾而徜徉此亦非勇退於急流中耶吾謂疏太傅錢學士之後鄭營將亦一其人太非溢矣也疇昔薄暮過余門而告其樂樂吾樂兮以終餘年而忘

迓於其別也酌酒三行歌詩四韻送至山陽敘其事而贈之

送金芝祜歸林谷

蔚山士人金芝祜即鰲川公諱景壽九世孫而余之外從弟也外祖考諱晉澤有二男長無育次有二男芝祜即其次也其爲人淳勤自持儉於自奉豐於施人平生雅操與物無競奉先思孝齊家有法實有古家之遺風焉有三男以其仲子入系其祖考妣嗣忌祭節薦香火苾芬極盡誠敬余甚愛重之噫余自髫齡每陪先慈妣往于外宅則外祖妣慈愛之恩外叔主款厚之情愈久而愈不忘每與芝

祐弟自少至老而慢則以年勤則以月互相竭來奉叔頗款挽近以來衰病相尋世況交攻與之握手隔數歲矣匪料白首嬰病老人不以老而自處扶策履草逾複嶺穿險逕惠然肯來瞿鑠哉顧不慨然而感激哉奉話娓娓語及於曾往古事外祖妣外叔主慈愛眷眷之言怳然若與先慈妣如在座同聽自不覺泫然流涕矣數漢已迴遽告言歸送至山陽其所悵缺者抑何如古人所謂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我心悠悠今送舅氏之子此亦一般感懷也回謝之約雖曰秋以爲期此亦老驥伏櫪之志浩歎何及畧舉情實聊表懷緒如右云

送崔泰涉歸本第

古史曰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以補博士弟子者何也人生八歲始入小學及其十有五年入于大學教以誠正修齊治平之道三年然後升之博士考試其德行文藝此三代之成憲休風也完山崔生泰涉今纔補博士年將來治平之道姑未知始設如何然誠正修齊之學汲汲乎其有志非尋常可比也誤聞虛譽來遊於門下已匝一期其篤志好學訥言敏行拔萃乎同列豈不期待以遠大之器乎三餘之工雖無實歸之益或可免浪費之責耶今將告歸也贈之以一言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夫心者要在

腔子裏本體虛靈應物無迹操則存而在內萬理俱備百事可做舍則放而在外雲驚風馳逐物變化可愼而亦可懼也然則日用動靜語默存養省察之工惟在於心之存不存如何耳泰涉乎勉之哉

成叅書永鎰積善錄贊

粤我茂邑素稱義方置庄姑蘇有倉邑棠南松北沙其人相望賢哉成公攸廬山陽系出昌寧緒承佐郎勤儉成家素封其彰歲在壬子大無是當翌年癸丑輿情恐惶萬戶無烟一境盡荒老弱轉壑壯者散亡惟松湖翁義氣堂堂急人之風山高水長爰傾金橐迺發粟倉戶戶每名各分

羸糧老少並稟男女同箱窮親寒族優助倍常飢得行旅日日嗔房一縉士縉不知幾纏一日未暮舉火專饋農者農罷商者商閭巷道路歌頌洋洋號洪皓佛活飢青鄉口碑何壯貞珉有光積善有慶福祿無量天翁有知無時降祥是子是孫爾昌爾臧歲名播遠百世流芳如吾蓋質蟄在僻岡聞聞以來飽德充腸其豈溢辭祝賀拱章

鄭進士官源回甲贊

世之孤辰皆酒肥肉永日歌鼓父舅以逸惟鄭庠翁年周甲六旬勞歲恩三復詠蓼先君種德於斯降福早登蓮榜晚致金谷雙閣友琴三孝彩服盈砌花架滿室書籠積而

能散惟心素畜憐彼窮困哀此煢獨邑蠲戶金家給斗穀男女囊橐老少擔卜艱窘春節舉火千屋徹載素耜有聲杼柚道路歌詠閭巷誦讀口碑何壯貞珉煥郁善何無慶德必有祿惟時降祥天翁穆穆子子孫孫千億其淑流芳來世聲滿大陸顧吾懶散身癃氣縮宿已灌耳久未括目贊以蕪說頻覽是祝

祭金晚悟 永泰 文

嗚呼是公粹氣胚胎根天孝友叔世逸才含貞服潔窺管難裁檢扼身心繩程矩步六行躬篤九族親附以至接人泰和風度尊師何師龍岡松涯屢奬言志希瑟抱懷早事

功令屢屈禮部劉賁身勢原憲貧窶朔望省掃八旬猶篤
翹翔林樊開來後學友于諸弟財無物我踐履篤實其身
不惰溫故知新畏榮辭利有德無命茫茫大理嗟余樗櫟
早從同研懷我切切接我惓惓一別如聚倏成千古數行
情文吐盡肺腑我心悲傷執筆潸漣英靈不昧庶幾格思

祠堂重修時安基祝文乙未秋

云云謹以菲薄之奠敢告于土地之神伏以天作靈基善
門攸宅地秘明區吉人斯卜南有勝居厥土惟洛星洞之
西樞山之麓於焉翔基先假有祠祖禰以妥爰慕爰追風
雨有庇棟桷永綏宗子宗孫善繼善述奉將有道禴火不

絶歲月滋久攙敗榱闌春露秋霜陟降靡依本支諸孫議
葺重輝舊址舊礎仍舊維新圭日方中茲協吉辰功訖繩
墨廟成煥輪竹苞松茂於休千春三光聚精五福應祥英
靈斯格子孫其昌

自責文

余嘗聞大禹年七十三有兢中之訓武王年八十七有敬
義之書衛武公年九十二作抑戒之詩孔子年七十發學
易之歎朱子年七十一作臨履之詩吁余年七十二爾學
空疎爾術短淺生無世用死無發聞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勤怠箴

勤與怠每相反勤者吉怠者凶勤者成怠者敗勤於少者老而安怠於少者老而危勤於學者爲賢爲聖怠於學者爲卑爲賤勤於農者終歲而飽怠於農者終歲而飢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有不以勤得之者以至亾身敗家喪國失天下未有不以怠致之者也所謂謬之毫釐差之千里可不慎哉

婚書式

聲氣相應猥叨地德之併齊伉儷有儀爰講婚姻之好禮伏以寒族敢擬名門僕之長曾孫炳澤年既及冠雖未服迎相之訓尊之令娘子賢哲德已範壺乃以許貺室之慈

乾坤爲八卦之門健對於順夫婦爲萬福之首剛先於柔
標梅吉辰詠庶士求我桃夭令節歌之子宜家迨此鴈嗈
之旭朝鼓伸儷皮之令典茲用先人之禮謹行新婚之儀

示門生

我卒作事悔不思之思而後行寧有禍隨我卒吐言悔不
復思思而後行寧有辱追思之勿遽遽則多違思之勿淺
淺則多疑商酌折衷再思最宜　右慎思

貪不足毒可毒者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者賤而無能
老不足歎可歎者老而無聞死不足悲可悲者死而無稱

右立志

爾平爾心不疾不徐清夜安眠自晝閒舒安閒清靜天餉之厚雲水中間黃卷爲友　右正心

動則必敬心火斯定寵辱不驚肝木乃寧飲食有節脾土不洩恬淡小慾腎水自足沉默寡言肺金常全　右持身

凡於日用之間動靜云爲必須從令於天君察其公私是非而行之則雖不中亦不遠矣　右篤行

讀書不知意味學者之大病古人詩曰十里江山和睡過箇中形勝問何如他時若使夏回馬身是重來眠是初　右篤學

是皆往哲之格言至論而爲學者之一鑑戒也吾雖未能乞諸以與念茲在茲宜其勉勵哉

醒晚遺稿卷之五

醒晚遺稿附錄

祭文

維歲己未五月干支朔十三日干支門人庾學鉉鄭休鮮李鍾振鄭休馥李圭宣李鍾烈羅仁煥徐鉉豐李鍾坤曹秉汶崔泰涉等謹具清酌庶羞敢昭告于醒晚先生庾公靈輀之前曰嗚呼先生維岳降靈生稟粹異才慧聰明自志于學時習其悅文翰如流衆中英傑早業公車累屈場屋絶意恬退力學志篤聖經賢傳究奥析妙踐履得正當世師表婆娑林樊洛陽精舍光風霽月晩托閒雅陋巷箪瓢不改其樂淵源有自關閩濂洛志行高潔渾然天姿文

章鳴世曠乎地維及其晚年德業愈尊遠近學者摳衣盈門惟門生等丱角趍拜奉誨承話精神如灑凜儀門雪和氣春風觀感薰沐知吾道東夙興夜寐答問難疑提撕陶冶百年吾師詎料半程奄忽易簀棟樑既折斯文是厄警咳永隔卒業無期嗟我小子倀倀何之嗚呼痛矣跪告靈前昔此設禊其登徒然之德之恩圖報萬一虔奉籩豆維年月日敢陳哀誄未言先淚靈既降格鑑此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維歲己未五月于支朔十日干支族侄東璿謹具菲薄之奠再拜哭告于族叔醒晚齋先生之靈筵曰嗚呼慟矣門

遷何如是不幸斯文何如是不淑嗚呼先生天稟粹美卓
爾先覺文獻有來克繩家學入孝出恭行有餘力則以學
文孜孜晨夕才德英明言愼行篤早業功令屢屈場屋士
習不古恥若凌焉退卧林泉忘世囂然尊德樂義洙泗遺
風肱枕蔬水滋味在中文章餘事孝行出倫生事葬祭禮
制一遵問質盈庭誨誘諄諄庠舍不容立雪坐春永矣庶
依庶袪蔽塞詎料今日奄忽易簀如山之頹如樑之折今
焉已矣警咳永絕肖子令孫鵠峙鸞停餘慶未艾德蔭丁
寧敢陳哀誄痛哭何言惟靈不昧庶幾降存嗚呼尚饗
維歲已未五月干支朔八日干支三從侄東明謹操文再

拜哭告于三從叔醒晩齋先生之靈遂曰嗚呼先生姿稟粹異氣宇軒昂動止有法儀容端方良能孝愛誠禮無闕篤志力學才藝卓越晩究性理德業愈尊負笈來者摳衣盈門敦于宗族遠近歸心一門和氣於斯于滋嗟予小子就學以來諄諄誨誘心眼俱開自顧鈍朴不能效則悔猶何及無恒無職嗚呼痛矣山頹樑摧泉臺何地一去無廻唱薤渡競車馬塡谷士無庇依巷悲野哭今焉已矣音容永隔敢告哀誄靈其降格嗚呼哀哉尚饗

家狀

府君諱一鉉字元初號醒晩齋庾氏其先平山人中華名

族也有諱荀悠桴溥出東奠居于平山後有諱黔弼佐麗
太祖統合三韓以壁上勳封太師謚忠節鑄鐵像奉安于
太白祠逮我　太祖朝立廟于麻田賜田以祭　文宗朝
致侑于崇義殿　世祖朝特　教曰高麗太師忠節公庾
黔弼德量寬廣規模宏遠惠及三軍威達四夷從滅百濟
統合三韓在麗朝五百年之功德實啓我東土千百載之
鴻業不可以異代臣而泯滅云猗歟盛矣四傳有諱祿崇
以學行進尚書左僕射太子少保參知政事受封茂松君
謚安貞子孫因以爲貫世襲簪纓銀青金紫磊犖相望傳
十二世有諱順道號學峯八我　太宗朝文科行全羅觀

察使　世宗朝藝文館直提學兵吏曹判書生諱子和成
均生員蔭司僕寺正生諱壽天蔭司僕寺正生諱世亮成
均進士蔭　淑陵參奉生諱灌蔭直長生諱公涉蔭主簿
生諱仁基號月峯處士以學行薦龍驤衛副司果不就生
諱泳龍號洛窩克繩家學慷慨有大節當丙子亂募義舉
聲梁翰林曼容字察訪起浡諸賢推公爲本邑募義有司
應檄忿起募兵糧至礪山聞南漢不守遂痛哭以歸遯世
無憫以述先裕后爲已任後乙亥入褒啓　贈司憲府監
察於府君爲九世也監察公有二男長諱翎號龍溪濡染
家庭學識絕倫孝愛根天次諱翩號秋峯文章鳴世孝行

卓異　孝廟丁酉中成均進士世以大小連見稱龍溪公
生諱錫泰錫泰生諱益平益平生諱邦億高祖以上高祖
諱漸曾祖諱以樞祖諱宅烈號龍菴有邃學篤行考諱喜
禎號守拙齋天稟剛直文藝夙就事親至孝教子義方淳
淳有古君子風有文集若干卷妣蔚山金氏鰲川公諱景
壽七世孫曾澤其考也閨範貞靜有女士行府君以　憲
宗壬寅四月六日　時生于茂長洛陽里舊第稟姿粹異
氣宇軒昂誠孝根天纔免懷已知承順父母有命斯不敢
違入歲守拙齋公親自教導之已通於孝經近思錄尤力
於小學晨夕孜孜不煩教督動止有法言笑不拘儼然若

老成人十三歲出就于從祖進士公諱馥烈門時進士公以文學聲望傾世遠近學者簇盈其堂其篤志力學人所難及進士公常愛重之曰吾家繼承文學者必此兒也內有守拙公之戒嚴外有進士公之訓勉爲同學之所敬服丁卯秋以親命陪族祖進士公諱聖烈赴禮闈謁鄭相公元容進士公拜畢指府君稱贊曰此兒即生門年少才士也今秋科場欲觀光以來云相公曰如此程士可謂得意之秋入場日致誠處事可也乃拈四韻以示曰聊試君才府君即避席以坐謹搆奉呈相公覽輒稱償曰貴家文種有自來矣艷歎不已翌日謁宋相公近洙相公款接欣然

娓娓不厭追講先世師傅公諱軾及進士公諱翮與老先生有道義之交日昃乃還出入文苑聲名藹蔚一時名卿如洪判書鍾雲金判書世均李尚書秉文趙巡相在應推以爲文交適見塲屋紛挈歸卧鄉山惟以養親爲榮讀書爲樂築小室於洛陽舊址揭楣曰醒晩齋延致同志諷詠乎其中每以濂溪之吟風弄月河南之訪花隨柳爲平生雅趣奬進後學至於經義之辨明性理之講解小無滯礙若其定省之道祀享之節卽其家範之有自來矣丁丑丁內艱蹠踊哀毀幾絶復甦旣葬卒哭拜墓而號哭守廬而饋奠其梅藥毀瘠之容有足感人者遇忌日則必前期洗

濯衣裳淨掃門庭晻素愀然正衣冠危坐而達曉臨祭必致嚴敬備盡如在之誠悲號哽咽涕淚交下人莫不感哀而悅服焉先山石儀無不經始而墓道煥焉先世文獻無不徵攷而家史昭然廣購經籍奬進後學一門濡染彬彬然有儒家模範甲午丁外艱哀痛尤極送終葬祭一如前喪每於朔望必謁廟省墳雖祈寒暑雨不廢而不勞至老彌篤寔可謂終身慕也居室樸陋服食菲惡人不堪其憂而乃處之泰如也遠方多士來而請益摳衣盈門以至齋舍之不容而凡百接供不厭而亦不倦也平日動靜以禮居先每於接人之初望之若凜凜起敬即之如春風和氣

洋溢乎辭表又未嘗短長人而其於奬勵後進則盡推己有而牖之處鄉也閭閭如居家也斬斬然亦不求人知而內篤自堅方諸古之君子實無愧焉嘗有壽秩階通政陞嘉善緋玉未嘗加諸身可見不屑屑於華靡而敦素底意也每語門人曰爲人之行之道忠孝而已凡生育之恩春秋之義孩提之童猶知而況吾讀書者乎盍各勉旃已未夏忽於夜間起居靡寧患候漸劇及至蒼黃不肖泣不離側請稟以後事精神自若以奉先思孝四字戒之申申從容而逝乃五月四日未時也享年七十有八嗚呼痛矣巷之人爲之不歌不杵越十四日初厝于新興案山知舊門

人加麻者數十人後五年癸亥冬移窆于五西鶴山後麓
後十二年乙亥冬移襄于長城黃龍面下通安里後主峯
南麓忱卯原案牛卧里配　贈貞夫人淸道金氏胡剛公
漸后以淀其考也甚有婦德癸未正月十七日卒墓于靑
松後小龍頭子坐原生三男一女長東奎聘晉州鄭氏監
役萬奎女次東箕聘隋城崔氏都正潤容女季東翼聘順
天朴氏宗東女女適光山金在亨長房一男不肖允鳳娶
晉州鄭鳳桂女繼娶靑松沈宜吉女次房二男仁鳳智鳳
季房一男義鳳不肖育四男三女長炳澤娶延安金正基
女女婿朴炳問宋光植金陽善鄭氏出次炳斗炳旭炳大

沈氏出餘不盡錄嗚呼府君以希世之姿幼而至孝篤學老而奉先殫誠於宗契說及戒子孫書可知平生尊心致志之梗概文章猶其餘事才德英明去就閒雅托老於林泉時論階之府君之德之行無以形容其萬一而趨庭已久多有觀感矣徽言嘉行猶恐愈久而愈泯故謹述如右恭竢百世秉筆君子之採擇焉不肖孫允鳳泣血謹記

行狀

公諱一鉉字元初醒晚號也庚氏本中州人東出而爲平山人者荀攸也屢傳至諱黔弼佐麗太祖統合三韓贈太師謚忠節自後世襲簪纓有諱祿崇尚書左僕射太子少

保參知政事謚安貞封茂松君子姓因貫其封傳十二世
有諱順道號學峯入我　朝文科行觀察使直提學兵吏
曹判書七世而有諱涿龍號洛窩文章德行渾然天成當
丙子亂糾義勤　王間南漢不守痛哭以還後　贈司憲
府監察寔於公爲九世遠祖高祖諱漸曾祖諱以樞祖諱
宅烈號龍菴並有文行考諱喜禎號守拙齋隱居行義以
孝著稱工於詞學裒集成弓藏于家妣蔚山金氏普澤女
柔嘉莊肅有女士行公生於憲　宗壬寅四月六日生稟
粹異氣宇軒昂良能孝愛纔免懷未嘗少咈親志年自就
傅才慧穎悟不煩教督德量寬廣屹有巨人風度公之從

祖進士公嘗教公而甚奇之曰吾家繼承文學者必此兒也早業功令始遊京師出入文苑聲名藉甚當時名宰碩輔爵榻而相迎適見槐圃舉子紛忙耻若凌焉退還桑梓惟以養親爲榮讀書爲樂乃築室於洛陽舊址顏曰醒晩囂然忘世日與故舊門人諷詠乎其中河南花柳濂溪風月無非自家清趣嗚呼公以丁甲二歲丁二親之艱其哀禮俱摯之情亦可爲鄉邦之取法矣喪而盡哀毀葬而遵禮制祭而極誠敬終身而猶慕具石儀以奉先隧道增輝述世德以裕后家史有徵常眷眷慕先思孝每月朔望謁廟省墳雖風雨寒暑不廢而亦不勞至若顏瓢季緼人

不堪其憂而獨處之泰如也日必冠帶潛心書籍微辭奥旨毫分縷析望之若凜凜而起敬即之如春風和氣洋溢乎辭表遠近學者摳衣盈門各隨其材而篤之賴以成就者多平居未嘗短長人而其於奬勵後進則盡推己有而牖之處鄉也恂恂如居家也恰恰如以至一動一靜無非師世範俗之道而亦淳淳然天成也嘗以壽秩通政陞嘉善緋玉未嘗加諸身以其有嘉遯底意也吁斯文不幸公以己未夏五月四日考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巷之人爲之不歌不杵初厝之日知舊門徒加麻者數十人後乙亥冬移襄于長城黃龍面下通安里後山南麓枕卯原配

贈貞夫人清道金氏以淀女壺範貞淑喜有婦德先公
沒于癸未正月十七日葬于青松後小龍頭子坐原舉三
男一女長東奎次東箕季東翼女適光山金在亨孫曰允
鳳長房出曾孫曰炳澤餘不悉錄嗚呼公以問世之才有
絶人之學汪洋其文善述其事進可以笙鏞治道退可以
領袖士林而終不得展布乃沉沒於蓬蒿時論莫不嗟惜
蓋公不知無憫內省不疚方諸古之隱德實無愧焉公之
曾孫炳澤君齎其狀徵余爲狀德顧余鹵莽況又昏耄不
足以爲重屢辭而請益緊以余與公並世交許知公之淺
莫余若也噫余與公嘗相以道義許之公之孝友行儉蓋

其性賦而及其晚年德業尤新文章猶其餘事道人之善不害於道而況乎情好之不敢孤耶遂接狀而摭實叙次如右以俟後世知德者取考焉

歲乙亥十月上浣完山崔銓九謹狀

墓碣銘 並序

嗚呼此故處士醒晩庚公衣履之藏也公少而力學慨然有四方志乃西遊王京一時名大夫咸一口氣稱佳士尋於塲屋見士習不佳意不屑遂拂諸生歸築精舍于洛陽山中揭以醒晩堅坐其中惟以綢帙自娛不知塵世間功名爲何件物事若公庶幾與高邁流同傳乎卒以己未五

月四日年七十有八葬于高敞五山面鶴山後麓後乙亥冬移襄于長城黃龍面下通安里後主峰南麓卯坐原肖孫允鳳齎其狀送其門人鄭休鮮李圭宣謁樹經之文于余余非其人屢辭而不獲遂按其狀庾氏本中國人而其東來爲平山人者卽荀攸也後至安貞公祿崇移封茂松君子孫因貫其封安貞之高祖曰太師忠節公黔弼佐麗祖有大伐自是簪纓不絕屢傳至洛窩泳龍丙子建奴之變募集義旅將勤　王南漢旅聞失守痛哭以歸後　贈司憲府監察公其九世孫也公諱一鉉字元初醒晩其號也祖龍菴宅烈考守拙齋喜禎俱以學行孝義聞妣蔚山金氏普澤女亦有古女士行

公幼有孝性纔免懷已知承順命輒不敢違前後持制哀毀幾滅性每値忌日哀如袒括謁廟省墳老而不懈墓饑家乘罔不備極廣購子史以惠後進至於處昆季接朋友亦各有道臨終告戒子孫惟奉先思孝四字而已公配贈貞夫人清道金氏以淀女年四十三卒于癸未正月十七日墓于青松後麓子半原生三男長東奎次東箕季東翼孫允鳳長房出公年自就傅學于家庭不煩課督而能孜孜不已公之從祖進士公馥烈名士也嘗教公而甚奇之曰必此兒也能振吾家文名公既不遇隱居教授遠近負笈者歸之如其家幾庠舍不能容其論經史辨性理使

之灑然傾聽盖以公行義則負一鄉之望以公蘊抱則非百里之材而奈之何自首嶷巖沉淪而沒歟豈所謂刺使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者歟噫公嘗有壽秩而今揭野號者以其有高逸操也銘曰睠彼鶴峯之麓鬱有高不過四尺之封樹百世下讀我文者知其爲秀而文志之潔庚處士之墓

歲壬戌之秋七月既望通政大夫秘書監承兼太醫院少卿原任奎章閣直閣德恩宋奎憲撰

醒晚遺稿後序

東人以詩文聞之者舉皆波奔於潤滑誕蕩外從人之所好內喪志氣之正流弊成痼惟我再從兄醒晚公天姿夙成克繩家學屢舉場屋當時碩德台輔傾座推詡期其國家需用之器夫何世道沉湮晦身畎畝耕暇著述諸編於士友見稱焉於家庭垂裕焉嗚呼人而不遇於時則其詩文感發易至不平哀怨而惟公則知命甘分內篤操執何關乎時不遇人不知也其清恬雅韻出於性情之正可謂和而不流貪而無戚也耶且何以編秩之多寡較公於輕重哉隋珠崑玉豈多而寶也愈寡而愈珍使世之具眼者

見之亦足爲全彪之一班矣余雖昏耄眷眷乎平日要領傳授之義畧敘于卷端

歲辛酉二月上澣再從弟九鉉謹敘

醒晚遺稿跋

吁公之篤行也好學也其炳然之懿德足以紹古範世而天喪斯文竟失蓍龜之存寧非吾道之慨鬱也哉但其遺韻餘馥尚有照人耳目者能起懦立頑廉之風矣余豈阿私嘗執契於左右得以觀感者不爲不多入其室則如芝蘭之馨香可掬見其事則如醇醴之醺和可醉勿勿乎其仁惓惓乎其義好善而獨善弘濟而自濟命耶時耶並世於不辰漆愁杞憂交綳於腔子裏只有一片靈犀之相照彷彿每吾爲公歎公爲吾憂寤歌浩吟乃若牙鼓鍾聽而今焉夢想皆如昨日事嗚呼已矣公既赴於修文之崇班

余亦困於衰耄之沉痼惟竢符到之日而公之肖孫允鳳君索余一言附於卷端盖以爲公知遇者莫余伍也然而諸家之贊述顧已備矣不足贅疊而乃感其孫曾善繼善述之至意亦不敢負賢公宿昔相愛之厚義謹書如右而復之

歲乙亥十二月上浣晉陽鄭明源謹跋

書醒晩齋先生文集後

先生即孤之伯叔考也荷蒙猶育之恩義迥別於人幼而
匍匐於膝下其撫摩提撕之德長而灑掃於門下其訓誨
薰陶之澤皆如在昨日事不敢有斯須之忘而自顧鈍朴
辜負猶天之明教竟失花松之訓鵲鷺之戒悔猶不及矣
然先生之學邵行峻有若走卒知司馬兒童誦君實則況
乎孤之平日濡染之久哉先生之所學誠正修齊先生之
所履忠孝友悌先生之所讀論學春秋先生之所友關閩
濂洛其他動靜云為皆有成範獨處而終日惕惕羣居而
和氣融融處鄉而閭閭如居家而怡怡如所謂文章猶其

餘事蓋其細行之周愼慈詳不堪枚舉而已著於京鄉長德家贊頌之文亦何贅說爲哉嗚呼先生之文如零金片玉之存而今將蒐輯脫稿歲書圖爲壽傳抑可無感激之衷哉敢玆尾以謭劣之一言以寓羹墻之慕焉

歲乙亥至月下澣從子東植謹識

書醒晚齋先生文集後

先生之門門徒之觀感薰沐者不爲不多且至京鄉諸君子狀其德弁其卷纖悉無餘以若末學膚見何敢以贅說爲哉嗚呼惟我四從叔醒晚齋先生天姿魁偉德性沉靜誠孝根天終身而猶慕晚究性理義精仁熟咸曰先生孝可移爲忠國道可移爲師世夫何與時鑿枘終老於林樊自當爲世道慨然用不用在時於先生亦何慊哉小子之執灑掃於門下亦許多歲月而自顧才鈍質朴無以受鎔陶之賜而自安於暴棄可勝惜哉猶有遺風餘韻照耀乎門戶垂裕濡染之綿遠矣肖孫允鳳克繩家學專用心於

繼志述事乃掇拾其遺文將付剞劂氏俾圖壽傳知舊同門門內感舊恩而服其誠相與出力而扶持之役數朔功告訖允鳳因恨坐財匱畧逸而全書獨未完也然而先生德業爲貴文詞猶其餘事所以見一羽可知全鳳之彩食一臠可知全鼎之味奚恨其不多也猥叅相役之末不敢以不文無言敢搆蕪辭畧敘顚末如右云

歲乙亥十二月上澣門人四從侄東勳謹跋

書醒晩齋先生文集後

夫天下之大古今之久士大夫家迺祖之貽厥孫謨以燕以翼者難以一二屈指而至如不肖之曾先子醒晩齋先生之德之恩巍巍乎泰山猶不足高也蕩蕩乎河海亦不爲深也嗚呼先子之於不肖纔離母懷抱之負之惟恐墜地禁其遊戲惟恐受傷節其飲食惟恐生恙及其入學先自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之節愛親敬長之道以至大學沉潛乎誠正修齊之道使之以立其根本勉進日新諄諄然提撕之下渠雖朦朧寧不知感銘于心也自顧鈍朴不能效誨誘之萬一而又無以德恩一

毫之報夙夜祗懼遺恨泯泯者也嗚呼先子之平日所述文字咳唾之餘精神之運不忍拋棄藏諸巾衍久矣家君嘗慨然乎斯以繼志述事爲己任乃掇拾其詩若文若干將圖繡諸梓以壽之宗族故舊感其誠而助其力不幾月而告功於是先子之文章德業炳如日星當照耀於千秋矣猗歟休哉至若嘉言懿行既有鄉邦之輿頌丕著士友之贊述雖不敢虫篆之疊記然而羹墻之慕油然而生茲尾附妥率之一言遥以伸追感之微衷

歲乙亥十二月上浣曾孫炳澤拜手謹書

醒晚遺稿附錄